

67153

川劇叢書

375

雪拥蓝关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第一场 远 黜

〔韓愈上。〕

韓 愈：（引）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！（詩）一步遠一步，離却長安路，生離猶死別，妻兒知也無！（白）下官韓愈字退之，官拜吏部侍郎之職。只因昨日上書諫迎佛骨，致遭聖妒，龍顏一怒，謫貶潮陽，限期到任，不容與家小作別，只好命得張千、李萬，回府告知夫人。獨坐長亭，恨何如也！

〔張千、李萬上。〕

張 千：忙將無限關切語，

李 萬：告與跋涉嶺南人。

張 千：見過家爺！

韓 愈：張千、李萬，回府告別一事？

張 千：夫人問到家爺的歸期。

韓 愈：怎說？

張千：歸期。

韓愈：唉！（唱“調子”）

呢呀，張千李萬兒！

又道是在家由家，

出路由路；

何況爺乃是謫貶之官，

哪能定得歸期啊！

張千、李萬兒！

常言道：（上馬，張千挽轡，李萬隨後，三人同啓程）（轉“望吾鄉”）

人離鄉賤，

貨離鄉貴！

想你爺在京之時，

上朝時銀鞍白馬，

出衙時紫蓋朱幡；

到而今遠謫潮陽，

似蛟龍離却滄海，

似猛虎離却深山，

似鳳凰飛入了烏鴉羣里！

猛想起漢鍾离、呂洞宾二位老神仙！

張李 千 万：家爷，你因何无端掉泪哟！

韓 愈：（唱）呢呀，張千李万儿！
非是爷无端揮老泪，
想前日朝罢归来，
路过那賽金桥畔，
偶遇二人把道攔，
一个是鍾离老祖，
一个是呂祖純阳。
我与他們論文，文通孔孟，
講武，武压孙庞，
便將他聘为西宾，接进府来；
只說教誨你少爷詩書，
又誰知湘子奴才，
不学經典，懶賦詩文，
三人終日在南楼，
打漁鼓，唱道情，
他在学，学道參禪，

誤多少大好光陰！
是你爷屢教不改，忍无可忍，
火焚南樓，
他三人竟做了平地飛升。
早知果有神仙在，
悔不挂印去修真，
除什麼弊政，
輔什麼賢君！
也免今日貶謫之苦啊！
張千、李萬兒！
猛想起絕糧孔子曾把春秋撰，
刑余太史千古傳，
囚羑里文王才把易經演，
孫子別足留下兵法十三篇，
先賢古聖尚遭難，
韓愈何獨惜殘年！
一腔忠鯁天垂鑑，
哎呀呀，可嘆，
遠颺潮陽瘴江邊。（重句）

〔同下。〕

第二场 思 亲

〔韓湘子橫笛上。〕

韓湘子：（唱“駐雲飛”）

欲赴瑤池，
祝賀王母壽誕期。

吓！（接唱）

层层云海里，
何來長太息。
分云拔霧漫尋覓。
一鞍風雪里，
好似叔韓愈。

唉，叔爹啊！（接唱）

果然遭貶潮陽地！（重句）

（乘云下）

第三场 途 叹

〔韓愈乘馬率張千、李万上。〕

韓 愈：（唱“剔銀灯”）

才离了渭水、秦川，（重句）
远別咸陽，
又来到藍田，
正遇着隆冬数九天，
老病残軀，
怎禁得朔風似箭！
若論咱为官，
忠肝又义胆，
并未曾曲断民詞，苦打成招，
顛倒生死冤。
暗地望我只把当今埋怨，
唐皇上你好不重賢，（重句）
輕慢斯文把忠良貶。
早知今日受磨難，
当初就該袖手觀，
随波逐流，

尸位素餐，
沒來由進什麼忠言！
孤身流離八千里，
辛酸有誰憐，
苦楚有誰憐，
辛酸苦楚有誰憐。

張 千： 唉，好冷啦！
李 万：

韓 愈： 慢道是汝叫冷，就是爷貂裘蔽体，也冻冷难熬啊！待爷下馬步行，主僕三人背靠背，好沾点热气 哟！（下馬，三人背靠背而行）嗨呀，雪又下起来了！（唱“倒划船”）

望長空瑞雪飄飄，
恰好似銀戈戰罷，
敗鱗殘甲片片拋，
乾坤宇宙洪荒了，
山河縞素草木凋。

張千、李万，前面好象是座野店，前去看看，主僕好进去避一避风雪。

張 千：家爷稍站。喂！店子里有人沒有？

李 万：啊，原来是座古庙。

張 千：禀家爷，那乃是山前古庙，并非是村
李 万：

庄人家。

韓 愈：真果是啊！（唱“犯漢腔”）

隱隱的荒涼古廟，
牆垣倒雪壓溝槽。
路崎嶇行人稀少，
樹杈杈滿目蕭條！

張 千：（哆嗦）嗨咳……好冷啊！家爷今番
李 万：远赴潮阳，忒苦了你了！

韓 愈：唉？

張 千：苦了老爷啊！
李 万：

韓 愈：唉，这还不算苦，待爷說几个苦的你
們听罗！（唱前腔）

有一个餓和番苏卿受苦，
冰雪牧羊北海道；

有一个穷儒生雪压荒郊，

奄奄一息无人晓。

富豪的紅爐添炭，

美酒羊羔。

贫穷的啼飢号寒，

冻餒难熬。

韓愈不幸遭君貶，

提將起浩叹无涯！（轉“尾煞”）

霎时冰封秦川水，

長空雪掩梅嶺花。（念）

秦嶺南北尽杈桄，独有腊梅斗雪花。

一陣寒风飞絮起，不知是雪是蘆花？

嗨呀，雪又来了！

（唱“桂坡羊”）

一片片冰花六出，

乱紛紛刀剪鵝毛，

密匝匝彤雲万里，

萧瑟瑟朔风呼号，

冷凄凄四野寂寥，

隱約約虎嘯狼嗥！（一陣北風刮过）

張千、李万，你看半山上有一人下来了，前去問問，此离潮阳还有多少途程。

張 千：是。喂！那位戴白帽子的大爷，此去潮阳还有好远？（風声）……唉，五……五十里呀？（風声）五百里，……（風声）未必还有五千里？……唉，（風声）五……

李 万：伙計，你在与誰五呀六的哟？那乃是北风刮得呼呀呼的响！

張 千：啊——（細看）哪里是什么人啊，才是一根枯树樁哩！

張 千：（同稟）稟家爷，那是一根枯树樁。

韓 愈：爷真的不济事了！（唱）

原来是枯藤老树，
残叶落莖断枝秃，
昏花眼又被雪迷糊，
把枯树竟当作活人行路。

張 千：都只为雪太大了！

韓 愈：唉，往日在途中，还能看见一两个牧牛童子，今天连牧童都难见一个了！正是：愁云惨雾起，阴霾蔽满天，丹書何日到，天詔韓愈还？

（唱“孤舟令”）

、千山鳥飞絕，
万径人踪灭，
孤舟寒笠翁，
独釣寒江雪。（合同）
似这等寒江积雪，
水波冻结，
漁翁釣竿早藏也，
休惹，
雪压蓬眉鬢堆白。（重句）

〔同下。〕

第四场 題 碑

〔韓湘子上，

韓湘子：（唱“駐云飞”）

凭眺雲端，
飞过秦嶺到藍关。
叔爹为官宦，
瀝胆又披肝，
为国終遭貶！
只恐他来时，
容顏多改变，
爵高必險非虛傳！（重句）

韓湘子便說：叔爹果然謫貶潮陽，待我按下云頭，与他相會。……（細思）噯，不可！想他平素最恨佛道諸教，才有火化南樓之舉，今若见我皈依証果，岂不气上加气？（再思）啊，有了，觀看叔爹已离藍关不远，正为風雪所阻，不免遣得清風、明月，引他来到藍关，四更时分，与他夢中一会，再

作定奪，此言是理。待我再化石碑一座，指示迷途。呀！（化碑）清風、明月何在！
〔清風、明月上。

清風：侍候師尊。
明月：

韓湘子：命你二人化為漁夫樵子，引渡叔爹來到藍關，與吾相會，速去。

清風：領法語！（下）
明月：

韓湘子：待我高駕祥雲，去至藍關等候叔爹啊！（唱“桂枝香”）

彩雲翻飛，（重句）

只恐他徬徨歧途，

雪擁藍關情慘淒，

進退無計，（重句）

有家難歸！

叔爹啊！

顛沛流離，（合同）有誰知？

當初只說為官好，

知否紅塵遍荊棘！（重句）
（乘云下）。

第五场 問 路

〔韓愈率張千、李万上。〕

韓 愈：（唱“駐馬千”）

越過秦山，（重唱）

想起從前湘子言。

他說道：叔爹呵，

朝中事兒休多管，

猶恐一旦怒龍顏，

鳥盡弓藏史可鑑，

幾個良臣尸骨全？

提將起感嘆心酸，（重句）

韓愈難把歸程盼！

張 千：家爺，沒路了！

韓 愈：嗯！出門人要好話多說！快去撥雪尋路。

張 千：是。（撥雪）稟家爺，尋出一塊石碑。

韓 愈：待爺一觀：“藍關東，秦嶺西”！

唉，儿啊！

張千：家爷见了石碑，为何又在落泪？

韓愈：嘿呀！（唱搖板）

張千、李万儿！

想前番湘子归家祝寿誕，

曾在火内种金蓮，

上写着：“蓝关东，秦嶺西，
功名利祿尽是虛。”

今见石碑題旧句，

莫非便是我韓愈絕命之期了？

張千、李万儿！（上板）

蓝关东来秦嶺西，（重唱）

风狂雪大难遮避。

我也是知道了，明白了，

莫不是天教韓愈死在这里！（重句）

張千：家爷，雪越发大了！

韓愈：此刻要想問路都沒得一个人，靠紧些！

〔三人背靠背。李万撑伞抵住雪片。〕